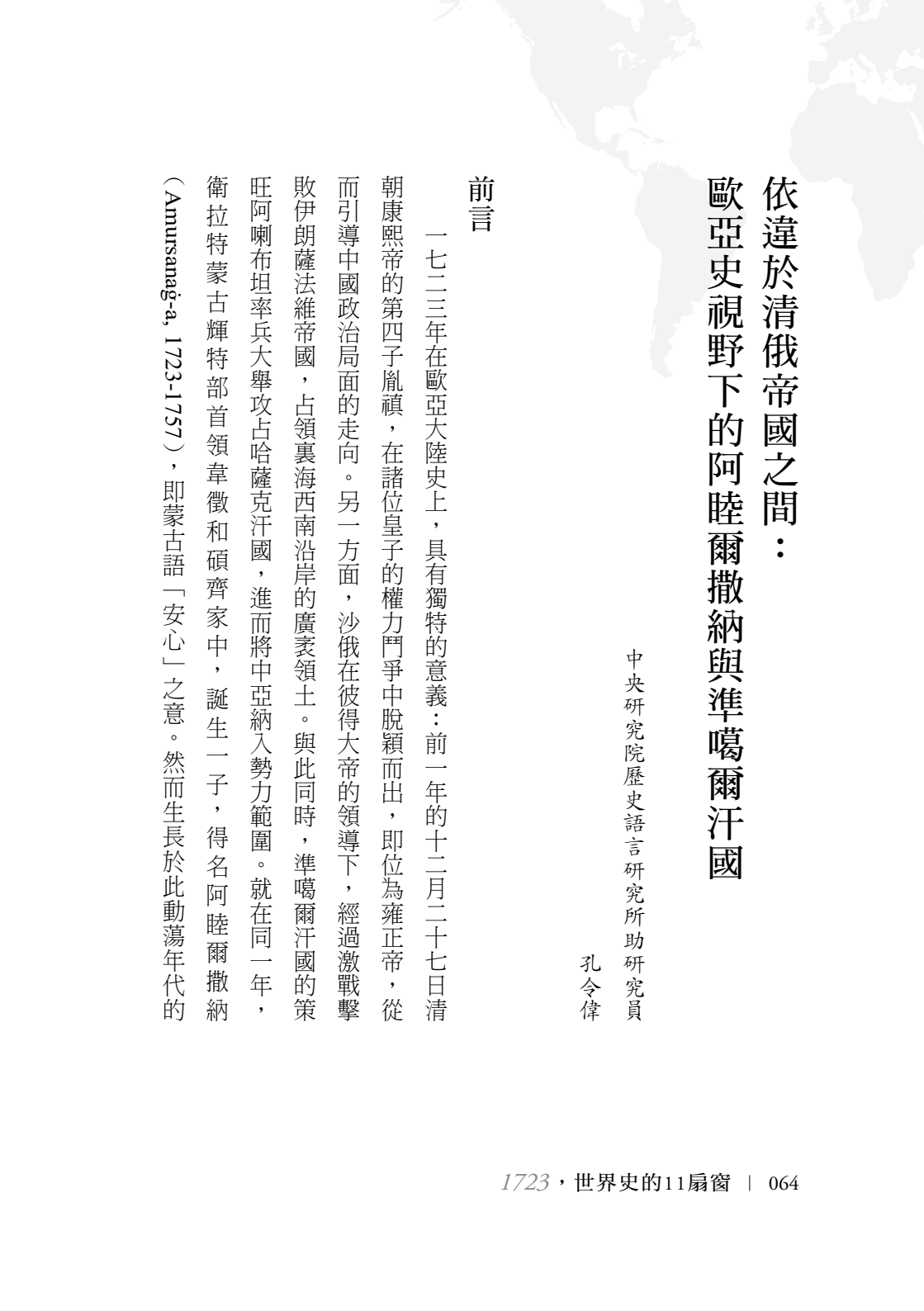




依違於清俄帝國之間：

歐亞史視野下的阿睦爾撒納與準噶爾汗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孔令偉

前言

一七二三年在歐亞大陸史上，具有獨特的意義：前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清朝康熙帝的第四子胤禩，在諸位皇子的權力鬥爭中脫穎而出，即位為雍正帝，從而引導中國政治局面的走向。另一方面，沙俄在彼得大帝的領導下，經過激戰擊敗伊朗薩法維帝國，占領裏海西南沿岸的廣袤領土。與此同時，準噶爾汗國的策旺阿喇布坦率兵大舉攻占哈薩克汗國，進而將中亞納入勢力範圍。就在同一年，衛拉特蒙古輝特部首領韋徵和碩齊家中，誕生一子，得名阿睦爾撒納（Amursanaq, 1723-1757），即蒙古語「安心」之意。然而生長於此動蕩年代的

阿睦爾撒納，並未能如願平穩一生，反而在其不滿三十五年的壽命間，捲入準噶爾、清朝以及俄羅斯等勢力競合的時代潮流，從而成為改變近世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關鍵角色。

作為歷史上的失敗者以及失語者，阿睦爾撒納的生平不僅多有隱晦之處，更在二十世紀下半國族主義史學興起的背景下，產生各種後設形象。如蒙古國獨立後，在蘇聯史觀的影響下，將阿睦爾撒納歌頌為對抗中國的蒙古民族英雄。另一方面，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後期，由於中蘇雙方因邊界問題交惡，中國學者傾向將阿睦爾撒納描繪為勾結沙俄的分裂叛徒。然而這兩種在冷戰時期形成的國族主義史觀，其強烈的現實目的往往導致去歷史脈絡化，故已為學界所警惕反思。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通過綜合運用托忒文、滿文、漢文、藏文以及俄文等各方史料，重構阿睦爾撒納之生平，進而申論其生命歷程於近世歐亞形塑之時代意義。

出身背景與歷史定位

關於阿睦爾撒納的出身背景，由於清朝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征服準噶爾

後，曾有意識地重塑相關歷史記載，故後世史料對阿睦爾撒納的記載，多有互相矛盾之處，其生平可謂撲朔迷離。通過綜合比較衛拉特、清朝與俄羅斯方面之相關記載，不僅可以相對貼近阿睦爾撒納出身之史實，更能體現出衛拉特乃至清、俄帝國史觀，對十八世紀後期中央歐亞史建構的影響。

作為歷史上被征服的失語者，準噶爾人的歷史記載未能系統性地被保存下來。與之相對，清朝在十八世紀後期將新疆納入版圖後，曾有計劃地陸續搜集關於準噶爾之史料，並以征服者的姿態書寫其歷史。在此背景下，乾隆二十八年（1763）軍機大臣等曾奉旨進呈《準噶爾家譜》，皇帝本人在閱覽過這份材料後，撰成〈御製準噶爾全部紀略〉，其中曾對阿睦爾撒納的身世有所考證：

丹衷由唐古忒仍回至厄魯特，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博托洛克為妻，後策妄阿拉布坦知其學習哈拉爾查達術，以兩釜夾丹衷身烙死，遂令大策零敦多布領兵六千襲西藏，擒殺拉藏……迨雍正年間。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欲與唐古忒和好……並以博托洛克與韋徵和碩齊為妻，其在丹衷處所生子班珠爾，給戶五資養。彼時博托洛克，後有孕未

產，適韋徵和碩齊後，乃生一子，是曰阿睦爾撒納。故阿睦爾撒納，雖為輝特台吉，實與班珠爾，皆丹衷之子。

根據上述記載，可見乾隆帝根據當時清軍在新疆搜繳之《準噶爾家譜》，對阿睦爾撒納的家族世系進行論述，並成為平準以後清廷對其出身之官方定調。

根據乾隆帝的推斷，清廷方面主張阿睦爾撒納之生父，實為和碩特拉藏汗之長子丹衷。以乾隆帝為首的清帝國史觀，曾對史學界造成深遠的影響，使得不少學者據此認為阿睦爾撒納為丹衷之遺腹子。然考稽史料，可以發現這種認知，距離史實相去甚遠。康熙五十三年（1714），策旺阿喇布坦向拉藏汗提出將其女博托洛克（Botlag）許配給丹衷的要求。拉藏汗作為清廷在西藏之重要盟友，故康熙帝在聽聞此消息後，曾對策旺阿喇布坦之真實意圖，頗感不安。

誠如康熙帝所預料，準噶爾表面上試圖通過和親以籠絡和碩特，背後卻是在為將來進軍西藏作準備。康熙五十六年（1717），策旺阿喇布坦派遣大策零敦多布奇襲西藏，在出兵攻打和碩特勢力前，遂以丹衷學習哈拉爾查達（qara jad）

之黑巫術為由，將其烙死。¹策旺阿喇布坦過世後，繼位為準噶爾首領的噶爾丹策零，又再度將博托洛克許配給輝特部的韋徵和碩齊，由於博托洛克此次再嫁以前已懷有身孕，故乾隆帝主張因阿睦爾撒納實乃丹衷之遺腹子，其繼承輝特部首領一事，就血統而言得位不正。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以上考證，實際上自相矛盾、頗有疑竇。丹衷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前遭到處決；至於博托洛克改嫁事在策旺阿喇布坦過世後，故當在雍正五年（1727）以後，兩事相隔至少十年之久。故即便阿睦爾撒納有可能並非韋徵和碩齊親生，亦絕無可能係丹衷之遺腹子。乾隆帝之所以對阿睦爾撒納生平，作出如此牽強之論述，其背後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圖，尤其為指出其父系為和碩特人，進而否定其繼承衛拉特貴族身分之合法性基礎。

雖然乾隆帝認為阿睦爾撒納係和碩特人遺腹子的說法，在推理上難以自洽，然其說法亦非空穴來風。成書於十八世紀後期的托忒蒙古文佚名史書《四衛拉特史》（*Dörben oyrad-un teiike tugui kemen orosibai*），亦曾提及博托洛克在懷有身孕時，她的丈夫丹衷被殺，此後博托洛克回到衛拉特蒙古改嫁輝特部的韋徵和碩齊，產下一子，雙手分別握著凝血與黑石誕生。這位孩子三歲時，其外祖父策旺

阿喇布坦依照蒙古習俗，依藏傳佛教護法神大黑天化身之名，將其命名為阿睦爾撒納。由此可見，衛拉特史家的歷史記憶中，亦認為阿睦爾撒納之父為和碩特人。在蒙古史學敘事的傳統下，衛拉特史家參考自蒙元時期以降成吉思汗「手握凝血」而生的蒙古史學典故，將阿睦爾撒納描繪成手握凝血而生，同時賦予其大黑天戰神轉世之意像，將其預示為兵戎之兆的不凡人物。至於另一手中所握黑石，則象徵他為其父丹衷復仇，進而角逐準噶爾汗位之野心。

在衛拉特史家與清朝官方的記述之外，由於十八世紀沙俄帝國為謀求地緣政治之利益，曾將阿睦爾撒納視為對清外交之奇貨，故亦曾對其出身進行多方調查。十八世紀五〇年代由於清朝與準噶爾間的戰爭，使得大批衛拉特難民輾轉經由中亞逃亡俄羅斯，遂成為沙俄調查阿睦爾撒納背景的重要資訊來源。根據這些衛拉特難民向俄羅斯提供的口供，當時對於阿睦爾撒納的氏族出身以及統治地位，已有多種傳聞，莫衷一是。有人主張阿睦爾撒納之母出身準噶爾顯貴，與準噶爾統治者具有親緣關係；亦有謠言稱阿睦爾撒納出身外族，故應無資格統治準

1 所謂的哈拉爾查達，即蒙藏相傳能以查達石（漢文亦作鉞答）操縱天象之巫術。

噶爾。

沙俄官方曾向阿睦爾撒納本人及其屬下詢問其家族背景，得知其母系與準噶爾貴族之關係，並進一步得知他的確切年齡以及家庭成員。然值得留意的是，由於口供情報來源不一，加諸俄蒙語文翻譯理解之問題，俄羅斯檔案關於阿睦爾撒納母親博托洛克的記載，其中亦多有出入，有些記載指出博托洛克為策旺阿喇布坦之女兒，與清朝以及托忒文史料相符；但亦有說法認為其係策旺阿喇布坦之孫女。十八世紀中葉俄羅斯史料關於阿睦爾撒納的內在矛盾，體現出當時衛拉特諸部對於其人評價褒貶不一，並非一致擁戴或反對其抗清。

通過綜合比較衛拉特史籍以及清朝與沙俄等各方的記載，可以得知現存有關阿睦爾撒納早年生平之史料記載，泰半形成於準噶爾汗國消亡以後，而其中細節多有出入。這些史料記載的差異，正體現阿睦爾撒納出身時代與背景的複雜性，乃至其遊走於衛拉特、清朝以及俄羅斯勢力間的多重角色。要言之，俄羅斯史料所載衛拉特難民口供，對阿睦爾撒納是否出身正統，並未有一致的見解，這體現出他當時並未獲得準噶爾內部一致的擁戴。至於清朝官方則站在征服者的角度，試圖利用關於阿睦爾撒納作為遺腹子的出身謠言，來否定其政治合法性。至於衛

拉特史家則試圖在十八世紀後期的戰火餘燼中，重新尋找準噶爾過往的榮光，進而將阿睦爾撒納視為手握凝血而生的勇士。

準噶爾權臣、清朝雙親王到末代汗王

相較於他撲朔迷離的家庭出身，真正將阿睦爾撒納推向歐亞歷史舞臺的，更多的是其個人的政治野心。自雍正十一年（1734）至乾隆九年（1744）這十年間，準噶爾在與清朝和談的前提下，進入相對安穩的狀況。然而乾隆十年（1745），準噶爾汗國爆發天花，其首領噶爾丹策零驟然病逝，準噶爾各方勢力為爭奪汗位，內部旋即陷入一連串的政治鬥爭中。噶爾丹策零死後，留下三子，長子喇嘛達爾扎係庶出，三子策旺達什過於年幼；至於次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以正室所出，又得噶爾丹策零偏愛，故得以繼承汗位。惟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生性殘暴放蕩，多行不義，故乾隆十五年（1750）喇嘛達爾扎藉機聯合部分準噶爾貴族將其弑殺並取而代之，準噶爾政局也由此陷入動蕩。

在準噶爾內部的傾軋之中，阿睦爾撒納一步步的實現其政治企圖，其權力野心也逐步擴張。阿睦爾撒納雖為策旺阿喇布坦之外孫，但其父系並非準噶爾嫡系

之綽羅斯氏，故最初並無爭奪汗位之基礎。阿睦爾撒納捲入準噶爾的政治漩渦，始於其聯合出身綽羅斯氏、為名將大策零敦多布之孫的達瓦齊，試圖祕密擁立策旺達什以對抗喇嘛達爾扎，然未料東窗事發，喇嘛達爾扎搶先一步殺害其弟策旺達什，阿睦爾撒納與達瓦齊迫於形勢出逃哈薩克。乾隆十七年（1752）阿睦爾撒納與達瓦齊在重整武力後，決定主動發起攻勢，遂潛回準噶爾。阿睦爾撒納為擴張勢力，不惜謀殺其兄沙克都爾，吞併其屬民，隨後協助達瓦齊突襲喇嘛達爾扎駐牧之伊犁。在伊犁喇嘛等內應勢力的合謀下，阿睦爾撒納篡弑喇嘛達爾扎，並擁立達瓦齊為準噶爾汗。阿睦爾撒納也因為擁戴有功，以其舊有之塔爾巴哈台一帶遊牧地為基礎，擴張武裝勢力，自此躋身準噶爾權臣之列。

然而阿睦爾撒納與達瓦齊的同盟關係，並未能持久。在成功扶植達瓦齊後，阿睦爾撒納的政治野心日益擴張，開始兼併其他衛拉特蒙古勢力，尤其是誅殺其岳父杜爾伯特台吉達什，將其遊牧勢力擴張至額爾齊斯河一帶。不僅如此，阿睦爾撒納甚至帶領哈薩克人，劫掠其他準噶爾部族，此舉引起達瓦齊的猜忌。在其他準噶爾貴族的唆使下，達瓦齊與阿睦爾撒納反目，雙方數度交戰未果。乾隆十九年（1754）年初阿睦爾撒納所部為達瓦齊擊潰，走投無路之下決定投靠清朝。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睦爾撒納決定歸降以前，已陸續有不少與達瓦齊有矛盾的準噶爾頭人前來依附清朝。經由這些降人的口供，乾隆帝事先已經秘密作出用兵準部的決定，並且提出平定準部後四衛拉特每部各設一汗的分權制衡計畫。與此同時，乾隆帝也預料阿睦爾撒納此人工於心計，可能會採取詐降復叛的計謀，故清廷內部對於如何應對阿睦爾撒納的後續舉措，已有事先推演和討論。

乾隆十九年七月，阿睦爾撒納正式遣使向清廷輸誠，後於同年十一月前往承德避暑山莊入覲。乾隆帝對此喜不自勝，不僅設宴款待阿睦爾撒納，並晉封其親王銜、給予對應之賞賜，同時接連作詩抒發快意。乾隆帝為嘉勉阿睦爾撒納等準噶爾降人頭目，特意在避暑山莊安排欣賞馬術表演，這個歷史場景因郎世寧奉命繪圖而形成圖像史料，即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之〈馬術圖〉，阿睦爾撒納身著清朝親王補服的形象也從而被保留下來。

阿睦爾撒納投誠清廷之主要動機，一方面是為躲避達瓦齊之追殺；另一方面是為希望憑藉清軍之力，反過來剷除達瓦齊，以遂其成為衛拉特共主之野心。故阿睦爾撒納在投靠後，便積極獻策引清軍進兵準噶爾，而這亦正好暗合乾隆帝先前之謀劃。是以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廷在主將班第之外，令阿睦爾撒納

為定邊左副將軍，出兵攻打準噶爾，迅速攻占伊犁並俘獲達瓦齊。同年五月阿睦爾撒納以參與平準有功，獲封雙親王，享親王雙倍之俸祿。

阿睦爾撒納雖獲得清廷之殊榮禮遇，但他並不甘心居於人下，而是懷抱著成為四衛拉特共主的雄心。是以在乾隆二十年清軍征服準噶爾前後，阿睦爾撒納曾利用各種手段，試圖繼達瓦齊之後成為統領衛拉特四部的準噶爾汗。另一方面，清軍在占領伊犁並捕獲達瓦齊的前提下，考量軍費補給所費不貲，於乾隆二十年六月決定將主力部隊回撤。在達瓦齊被捕且清朝兵力有限的條件下，阿睦爾撒納決定謀劃以伊犁作為根據地，驅逐清軍，藉此自立為準噶爾汗。為此，阿睦爾撒納不僅祕密策動其部屬散播眾人擁戴他為準噶爾共主之謠言，並暗中接收達瓦齊遺留之屬民以及物資，藉此擴張其在準噶爾當地的政治經濟實力。隨著阿睦爾撒納自立為汗的企圖日益張揚，清軍主將班第在事態緊急的情況下，遂權假御令命阿睦爾撒納前往避暑山莊面聖，同時向乾隆帝奏報其意圖謀反之情。

乾隆二十年七月，阿睦爾撒納自伊犁啟程前往承德，行前已向其在伊犁之部屬，囑咐其中途謀反之安排。阿睦爾撒納之所以不惜涉險東往，主要是因其先前隨清軍西征達瓦齊時，其妻子家人以及主力下屬，礙於清廷命令被迫滯留於科布

多。因此阿睦爾撒納可謂將計就計，佯稱奉命前往承德面聖，實際上是為了從新疆半途潛往蒙古西部的科布多，以此與其主力部隊匯合，增強其反清武力；然因即時為駐喀爾喀的清軍所識破而未果，阿睦爾撒納本人因此調轉西歸。與此同時，阿睦爾撒納遺留在準噶爾的下屬發動政變，成功控制伊犁；然而，隨後阿睦爾撒納方不僅面對糧食短缺的問題，同時遭遇到天花疫情的爆發，加上清軍後續增援的壓迫，使得其內部迅速分裂。在形勢所逼下，阿睦爾撒納在短暫稱汗後，不得不放棄他作為準噶爾首府的伊犁。在被清軍追擊的過程中，阿睦爾撒納及其部眾損失大批財物。如乾隆二十年十二月，清軍在攻打阿睦爾撒納的過程中，剿獲一做工精美的銀經匣，對於篤信佛教的準噶爾人而言，此無疑係十分珍貴之物。在清軍勢力的威脅下，阿睦爾撒納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初向西出逃哈薩克。

清軍與阿睦爾撒納之間的軍事衝突，無疑使得原本飽受內憂外患以及天花疫情之苦的準噶爾社會，更加雪上加霜。長年的天災人禍，使準噶爾爆發嚴重的饑荒，饑民們為了求生甚至出現啃食人肉的情況。原本投降的當地準噶爾難民紛紛向清軍請求糧食資助，但並未獲得妥善安置。不僅如此，為進一步追擊逃亡哈薩

克的阿睦爾撒納，清軍更是向準噶爾降人以及西部喀爾喀人攤派差役，以遂軍事運補之需，造成當地頭人的不滿，最終導致乾隆二十一年天山東部額林哈畢爾噶路的準噶爾降人叛亂，在喀爾喀蒙古西部，亦爆發青衮雜卜所領導的撒驛之變。趁著蒙古西部動蕩，阿睦爾撒納旋復由哈薩克重返故土，並重新聚集當地反抗清軍的準噶爾勢力。

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阿睦爾撒納集合準噶爾殘存勢力，於博爾塔拉進行會盟，正式被推舉為準噶爾總台吉。至此阿睦爾撒納再度得償夙願，在名義上獲得準噶爾的最高權位。然而不到兩個月後，由成袞扎布為主帥的大批清軍，再度進兵準噶爾，勢如破竹，阿睦爾撒納被迫再度向西逃亡。有鑑於過去阿睦爾撒納的逃亡路線，此時乾隆帝已與哈薩克阿布賚汗達成協議，阻截阿睦爾撒納之後路。在情急之下，阿睦爾撒納帶著八名隨從，經由位於哈薩克邊境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輾轉前往西伯利亞境內的托博爾斯克，接受沙俄帝國的政治庇護。但並非所有人都像阿睦爾撒納本人得以脫逃。由於其屢屢降而復叛，惱怒的乾隆帝最終決定大肆屠戮準噶爾人，以絕後患，對此清代宗室昭槤在《嘯亭雜錄》中載道：

時厄魯特懾我兵威，雖一部有數十百戶，莫敢抗者。呼其壯丁出，以次斬戮，寂無一聲，駢首就死，婦孺悉驅入內地賞軍，多死於途，於是厄魯特之種類盡矣。

成書於十八世紀下半葉以後的《卡爾梅克諸汗簡史》（*Qalmik qağan-un tuquji-yi qojiraju bicigsen tobci orosibai*）亦稱：「漢人（*qiad*，此處實指滿洲人）打敗了準噶爾汗阿睦爾撒納，不僅把他趕到俄羅斯，而且對衛拉特人進行了殘酷的屠殺」。此後再也無緣重回故土的阿睦爾撒納，也成為衛拉特歷史記憶中最後的準噶爾汗。

阿睦爾撒納屍首與清俄外交爭議

阿睦爾撒納之所以逃亡俄羅斯，並非偶然間的臨時起意。早在乾隆十六年（1751），阿睦爾撒納因與達瓦齊聯合對抗喇嘛達爾扎而流亡哈薩克的途中，就已經引起沙俄的關注。根據一七五二年的俄文檔案，當時沙俄帝國已將阿睦爾撒納視為奇貨可居的外交籌碼，而試圖邀請他前往奧倫堡。一七五五年阿睦爾撒納

叛清首度稱汗後被擊敗，於一七五六年初流亡哈薩克，此時沙俄再度遣使邀請阿睦爾撒納前往奧倫堡，並傳達沙俄女皇伊麗莎白願意提供其政治庇護的旨意。阿睦爾撒納未應俄羅斯之邀前往奧倫堡，而是在一七五年底趁額林哈畢爾噶叛亂時，再度重回準噶爾，同時派遣使團前往聖彼得堡與伊麗莎白進行外交協商，希望藉助俄羅斯的力量，使他獲得衛拉特人的承認登基為汗；作為交換，阿睦爾撒納答應願意臣服俄羅斯。但沙俄方面因不願與清朝為敵，並未答應此要求。另一方面，阿睦爾撒納的使團還未及返還準噶爾，一七五七年七月阿睦爾撒納便已被清軍擊潰，逃亡到俄羅斯境內，同年九月二十一日，阿睦爾撒納因天花而在托博爾斯克病逝，得年三十五歲。

阿睦爾撒納在中央歐亞所激起的地緣政治動蕩，並未隨著他的過世而終止，反而在清朝與沙俄兩大帝國間掀起外交波瀾。自一七五五年清軍在追剿阿睦爾撒納的過程中，搜獲四封沙俄與其交通之信件，表示願意收容準噶爾逃人，引起清廷極大的不滿。爾後清廷於一七五六年致書沙俄樞密院，要求若阿睦爾撒納逃亡俄羅斯，應立即將其遣返。在一七五七年阿睦爾撒納流亡俄羅斯後，清朝方面更是多次與沙俄展開外交談判，試圖釐清阿睦爾撒納之下落並索要其人。乾隆二十

二年下半，清廷方面曾多次派員前往俄羅斯邊界，調查阿睦爾撒納蹤跡。起初俄方回覆無其人消息，推測他已溺水身亡。乾隆帝一面認為此係俄方托詞並未採信，清軍仍一面組織搜查隊，試圖在額爾齊斯河流域打撈阿睦爾撒納屍首。

此後在清朝方面持續抗議下，沙俄政府因不願與之交惡，便在一七五七年底將阿睦爾撒納之遺體運往色楞格斯克。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清廷接獲俄方傳來阿睦爾撒納已身患天花病逝的消息，因此雙方協議派員前往恰克圖查驗阿睦爾撒納屍首。在確認阿睦爾撒納身亡後，清朝要求交付其屍首帶回中國，遭到俄方拒絕。此後乾隆二十四年（1759），雙方再次於恰克圖談判此事，清廷提出以俄羅斯俘虜交換阿睦爾撒納屍首，然終究未果。阿睦爾撒納之屍首在經由清朝兩度驗屍後，並未送往中國，而由俄羅斯方面埋葬於色楞格斯克一帶。

清俄雙方就阿睦爾撒納屍首衍生出之一系列的外交糾紛，體現出二者在價值觀上的文化差異。依據清朝的帝國話語，乾隆帝堅持要取得阿睦爾撒納的屍首「驗明戮示」，昭告天下準噶爾已定；然而對當時受到歐洲啟蒙思想影響的俄羅斯政府而言，清朝試圖公開屠戮阿睦爾撒納遺體的作法不僅凶殘野蠻，且帶有羞辱俄方的意味。雙方對此案的認知差異，成為清俄外交上的一大障礙，這也具體

體現在乾隆二十二至二十四年間聖彼得堡與北京政府間的外交通信檔案，幾乎全部圍繞在阿睦爾撒納遺體爭論上打轉。

阿睦爾撒納身後的爭議，一方面致使乾隆帝對於俄羅斯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造成後來沙俄女皇凱薩琳二世對中國皇帝驕傲自大的消極印象，並且深刻影響後續清俄在恰克圖貿易上的外交以及經貿關係，進而為後來十八世紀後期清乾隆朝數度對俄羅斯所施行的大黃禁運政策，形成特殊的歷史脈絡。而阿睦爾撒納遺體爭議，不僅形塑乾隆年間對俄實行經濟制裁的外交背景，更為十九世紀晚清試圖仿效前例，對英國施行大黃禁運的經濟制裁種下遠因。

結語

阿睦爾撒納在不長的人生歲月中，對準噶爾、清朝以及俄羅斯這三個十八世紀歐亞大陸上關鍵的政治勢力，留下深遠的影響。阿睦爾撒納謀求四衛拉特共主權位的政治野心，使其突破出身限制，躋身準噶爾權臣乃至攫取汗位。但另一方面他與達瓦齊的內訌，直接導致準噶爾汗國的衰敗，使得清朝趁機大舉西進，而造成天山南北的準噶爾與回部故土，自此成為中國的新疆。

不僅如此，阿睦爾撒納對歷史的影響，並未隨著其陽壽消亡而終止，反而持續為中央歐亞乃至清俄關係，留下影響關鍵且深遠之歷史遺產。在經歷十八世紀末殘酷的大屠殺之後，清朝官方史家以帝國史觀重新書寫準噶爾史；至於十八世紀末以降的衛拉特史家，卻根據戰敗者的歷史記憶，將阿睦爾撒納描述為對抗清帝國的不死勇士，並賦予其大黑天轉世的佛教色彩，並在充滿傳奇色彩的歷史書寫中，預示其終將歸來故土，恢復準噶爾往昔的榮光。關於阿睦爾撒納的歷史記憶，持續在衛拉特遊牧社會流傳，因此當二十世紀初俄羅斯蒙古學者進入蒙古高原西部時，當地牧民仍認為阿睦爾撒納並未逝去，終有一日將從俄羅斯歸來。與此同時，一七五七年後清朝與沙俄就阿睦爾撒納遺體歸屬問題產生的爭議，深刻地奠定十八世紀後期以降清俄雙方的外交基調，雙方關於阿睦爾撒納屍首的外交攻防，更直接影響後來恰克圖貿易的走向；乃至為十九世紀清朝對外禁運大黃、茶葉等物產的經濟制裁政策，形成特殊的帝國話語。



本圖僅作為人物行徑路線之參考，依照現今疆界繪製，非十八世紀實際疆界劃分。

參考書目

史料

- 《清實錄·聖祖仁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昭槤，《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 祁韻士，《皇朝藩部要略》，太原：三晉出版社，2015。
- 愛新覺羅·弘曆，《準噶爾全部紀略》，收入《御製詩文十全集》，北京：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卷十一。
- 郎世寧，《馬術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絹本設色圖。
- 班特什·卡緬斯基 (Nikola Nikolaevich Bantysh-Kamenski)，中國人民大學俄語教研室譯，《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 (1619-1792)》，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 丹碧、格·李杰編，《蒙漢對照托忒文字衛拉特蒙古歷史文獻譯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研究著作

- I. Ya. 茲拉特金，馬曼麗譯，《準噶爾汗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 準噶爾史略編寫組，《準噶爾史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I. Ya. 茲拉特金，李琪譯、王嘉琳校，〈有關阿睦爾撒納的俄國資料檔案〉，收入《民族史譯文集》第十一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4，頁108-129。
- 馬汝珩，〈阿睦爾撒納的反動一生〉，收入《準噶爾史論文集》第二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1981，頁265-273。
- 郭蘊華，〈阿睦爾撒納叛亂及清政府的平叛鬥爭〉，收入《準噶爾史論文集》第二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1981，頁274-281。
- 白翠琴、杜榮坤，〈簡論阿睦爾撒納〉，收入《準噶爾史論文集》第二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1981，頁282-289。

- 張哲嘉，〈「大黃迷思」——清代制裁西洋禁運大黃的策略思維與文化意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七期，2005，頁43-100。
- M. 烏蘭，〈準噶爾汗國滅亡後的佚名史籍與衛拉特人的歷史記憶〉，《民族研究》，1100七年第三期，頁81-86。
- 烏蘭，〈關於成吉思汗「手握凝血」出生說〉，《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100七年第六期，頁56-59。
- 閻國棟，〈葉卡捷琳娜二世的中國觀〉，《俄羅斯研究》，2010年第五期，頁9-21。
- 吳阿木古冷，〈準噶爾覆亡時期若干史實考證〉，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5。
- 王幼敏，〈德國柏林藏清代準噶爾蒙古族部落首領油畫像研究〉，《故宮學刊》，第二十輯，2019，頁293-310。
- 吳阿木古冷，〈從清朝親王到逃亡異鄉：阿睦爾撒納叛亂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第四十卷第一期，2019，頁45-51。

- 孔令偉，〈察哈爾格西《厄魯特王統世系》譯注〉，《衛拉特研究》，第六輯，2020，頁25-34。
- 李中路，〈一件特殊的乾隆朝「銀經匣」〉，《紫禁城》，二〇二一年一月號，頁144-153。
- 曲強，〈疫病與秩序：準噶爾汗國覆滅前後西北地區的天花疫情〉，《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二〇二二年第一期，頁159-169。
- Fang Chao-ying, "Amursana," in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ed. by Arthur W. Hummel, vol. 1, pp. 9-11.
- V. V. Barthold, "History of the Semirechye," in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vol. 1, trans. by V. and T. Minorsky, Leiden: E. J. Brill, 1956, pp. 73-165.
- Charles R. Bawden, "The Mongol Rebellion of 1756-1757,"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1(1968): 1-31.
- Muriel Atkin, *Russia and Iran, 1780-1828*,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0.

- ・ Peter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 野田仁，『露清帝国とカザフ＝ハン国』，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1。
- ・ 森川哲雄，『アムルサナをめぐる露清交渉始末』，『歴史学・地理学年報』，第七號，1983，頁75-105。
- ・ 柳澤明，『中国第一歴史档案館所蔵のロシア関係満文档案について』，『満族史研究通信』，第十號，2001，頁38-57。
- ・ 柳澤明，『1768年の「キャフタ條約追加條項」をめぐる清とロシアの交渉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第六十二卷第三號，2003，頁568-600。
- ・ 承志，『阿睦爾撒納「叛乱」始末考（上）』，『追手門学院大学国際教養学部紀要』，第八號，2014，頁41-73。